

爆炸芒果

A CASE OF [英] 穆罕默德·哈尼夫 著
EXPLODING MANGOES 杨荣鑫 译

乌鸦也许不辨善恶，但它的记忆可以维持九十年。



256.45

Y 628

A CASE OF 爆炸芒果 EXPLODING MANGOES

[英]穆罕默德·哈尼夫◎著
杨荣鑫◎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09-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爆炸芒果 / [英]穆罕默德·哈尼夫 著; 杨荣鑫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049-4

I .爆... II .①哈... ②杨... III .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27448号

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ES by MOHAMMED HANIF

Copyright: © 2008 BY MOHAMMED HANIF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爆炸芒果

穆罕默德·哈尼夫 著

杨荣鑫 译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马 清

特约编辑: 余 红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16千字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06049-4
定价	26.0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ES

人物表

阿克塔·阿布杜尔·里赫曼将军

巴基斯坦“二把手”，情报局局长。

阿里·什格里

巴基斯坦空军学院下级军官，本书的叙述者。

阿诺德·拉斐尔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奥贝德·乌拉

巴基斯坦空军学院下级军官，与阿里关系特殊。

巴基斯坦第一夫人

齐亚·哈克将军夫人。

贝格中将

继阿克塔将军之后，任巴基斯坦情报局局长。

比尔·凯西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查克·库根

美国驻巴基斯坦 CIA 头子。

基亚尼少校

阿克塔将军的心腹。

卡里穆拉（“二副”）

巴基斯坦空军学院军官。

鲁特·班农中尉

美国援助巴基斯坦训练指挥。

纳伊夫王子

沙特阿拉伯二王子，与齐亚·哈克将军私交笃深。

人物表

齐亚·哈克将军

巴基斯坦总统。

乔安娜·赫琳

美国勒夫金电视台黄金时段女主播兼巴基斯坦驻美荣誉大使，其与齐亚·哈克的关系终于导致第一夫人的不满和抗议行动。

“全巴基斯坦清洁工工会”秘书长

因刺杀齐亚·哈克将军的罪名而被单独囚禁在黑暗的地牢中九年。

萨瓦里医生

纳伊夫王子的私人御医，被称为“皇家阳物医生”。

斯塔奇大叔

清洁工人，为阿里和奥贝德打扫房间，养了一条眼镜蛇为宠物。

TM准将

齐亚·哈克总统警卫队队长。

托尼·辛格

巴基斯坦空军学院下级军官。

乌鸦

非法飞过巴基斯坦上空，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新闻部长

齐亚·哈克将军的喉舌。

眼睛蛇

斯塔奇大叔的宠物，在本书中，有着惊人表现。

赞娜布

一个普通盲女，被强暴后被诬为与人通奸。

A CASE OF EXPLODING MANCOES

序

你也许在坠机现场的电视画面中看到过我。镜头时间不长，炽烈的阳光下，画面里的一切都仿佛失去了原有的色彩。短短的两条简讯之后播出便终止了，想来是为了避免过多地渲染，有损国家军队的形象。我们正朝着总统专机“巴基斯坦空军1号”走去，但你在电视上看不到我们，因为摄影师是背对着跑道的。飞机还在加油，一队身着迷彩服的安全部队士兵高度警惕地环立在专机周围。暗灰色的机身只略微高于地面，机头低垂，犹如一头搁浅的鲸挣扎着想要回到大海，因为还有诸多使命等待着它去完成。

跑道位于巴哈瓦尔普尔沙漠腹地，距阿拉伯海六百英里之遥。茫茫大漠，无边无际的黄沙在烈日下泛着刺目的白光，只有十多个活动着的人影，身着土黄色军装，正朝着专机走去。

镜头掠过，你可以看见齐亚·哈克将军的面孔，这张脸曾无数次地面对过镜头，而此刻你看到的却是它留下的最后影像。阳光下，他那中分的头发油亮油亮，雪白的牙齿闪闪发光，两撇小胡子一如既往地翘一翘。但镜头推近时可以看出，这一次，他的小胡子却不是因微笑而翘动。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似乎心神不定，甚至有点步履蹒跚。

走在他右边的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斐尔，亮晶晶的秃头，显然经过精心打理的唇髭，使得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来自美国某个小镇的、有着同性恋倾向却也不失体面的商人。你看到他时，他正轻拍着海军蓝夹克衫的领口，大约是在拂去一粒似有若无的沙尘。他外表随和，深藏不露的却是外交家的狡黠与圆滑；不知有多少措辞尖锐、见解精辟的备忘录出自他的笔下，面对火药味再浓的谈判他都能保持谦谦君子的风度。齐亚将军的左边是他的前任特工首脑、三军情报局局长阿克塔将军，别在胸前的至少半打勋章。

似乎令他不堪重负。他脚步略显迟疑，一行人中，也许唯有他知道，他们实在是不该登上这架飞机的。他双唇紧抿，尽管白炽的阳光令万物失色，但你还是能看出，他原本白皙的面孔已变成蜡黄色了。将出现在次日报纸上的讣告会对他作如下描述：一位沉默的斗士，能在自由世界和苏联红军之间左右逢源者不超过十人，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一行人朝一直铺到专机舷梯的红地毯走去，而你会看到我也同时在往前走。并且你立刻就能看出，所有这些人中，唯有我面带笑容，只是当我敬罢礼走近飞机时，笑容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我这是在向一群死人致礼。既然身着军装，你就不能不敬礼，有什么办法呢。

事后，来自洛克希德的专家们将会搜集飞机残骸，拼凑起来进行模拟试验，力图破解谜题：性能如此卓越的C-130，怎么会起飞才四分钟就从天上一头栽下来了呢？占星家则会忙不迭地将他们对1988年8月所作的预测资料翻检出来，发现自己的预测失算，便认定祸根正是这架“大力神”飞机，是它一举葬送了巴基斯坦最高层军政要员，美国大使也连带着搭上了性命。左派知识分子则会额手相庆，并列举过往的类似案例，指出此乃历史的必然。

但在这个下午，就像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期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历史打了个长长的盹儿。我们在电视画面里看到有一百多名苏军士兵，尽管这些正准备撤出阿富汗的兵们给养已大不如前，吃的是沾上了靴油的面包，但他们胜利了，这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正准备迎接和平的到来，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在等待战争结束的同时，还是来巴哈瓦尔普尔为坦克购置一些零配件。一天的工作已告结束，他们正准备踏上归程。因为吃得太饱，这些兵们都懒得说话，只是出于礼貌，勉强应付着同伴偶尔的搭讪。事发后人们会说：“瞧那些兵们，一个个又累又乏，走得很不情愿的样子，谁都看得出来，他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死神之手赶着登上那架飞机的。”

将军们的家属得到了丰厚的抚恤金，他们自己享受的则是国旗盖棺的厚葬，但有严格的命令，决不允许打开棺盖。飞行员们的家属则被带到充满血腥味的牢房里，关押数日后才得以释放。大使的遗体将被运回美国，安葬在阿灵顿公墓，墓碑上刻的照例会是一些溢美之词。不会有尸检，线索会逐渐消失，调查将面临重重阻碍，真相被层层掩盖。第三世界的统治者莫名横死

的事情并不鲜见，而美国最耀眼的外交明星（在阿灵顿的葬礼上是如此标榜阿诺德·拉斐尔的）竟成了八位巴基斯坦将军的陪葬，就难免有人说三道四了。《名利场》将出台一份调查报告，《纽约时报》将发表两篇社论，死者的子女将向当局提出诉求，最终他们将如愿以偿地被封官进爵。此次空难对真相的掩盖之严密，堪称航空史上之最。

唯一一个当时就在现场的目击证人却被电视观众完全忽略了。

因为如果你忽略了那个镜头，多半也就没注意到我，如同历史被忽略了一样。我是唯一一个得以脱身的人。

他们在失事飞机里找到的不是遗体，并不像军方所宣称的，一个个都是面容沉静，犹如视死如归的烈士，只不过因为容貌和躯体略有损伤，不怎么“上镜”，不宜让他们的家属看到罢了。残渣。他们找到的只是一些残渣。飞机残骸里到处都是碎肉和烧焦的骨头，残肢和脸部肌肉融化成一团团粉红色的肉酱。没人说得清埋在阿灵顿公墓的那口棺材里是否混有齐亚将军的遗骨，而在伊斯兰堡沙阿费萨尔清真寺的齐亚将军墓里，又是否有那位美国外交明星的肉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口棺材里都不会有我的遗骸。

是的，老兄，我就是躲过这一劫的那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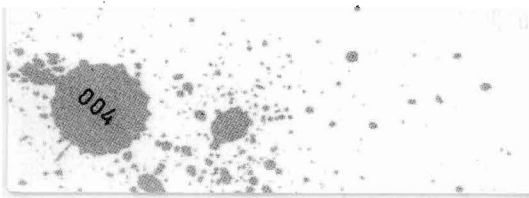
军方的调查报告没有提及什格里这个名字，FBI的专家也把我给忽略了，因此我不曾坐在裸露的灯泡下，就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事故现场作出解释。甚至在当局为掩盖真相而编造的故事中也没我的份儿。还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散布流言，说飞机是被不明飞行物撞落的，有个神经病还声称亲眼目睹有人用毛驴驮着火箭发射筒，朝专机发射了一枚地对空导弹。而这种种传言都没有提到我，一个身着军装的小伙子，左手握剑鞘，右手行军礼，大步前行，然后莞尔一笑转身遁去。我是唯一一个上了飞机而又存活下来的人。

甚至还顺道打了个“飞的”回家。

而你如果在电视里看到了我，肯定会犯嘀咕：这个看上去像是山民的小伙子在沙漠里干吗，为什么会跻身于一群四星将军之中，他又为什么发笑。因为我已经受过了惩罚。对此奥贝德会说，你受过了惩罚，即使犯罪也蕴含诗意。我对诗歌不感兴趣，但确有一种按捺不住想要放声歌唱的感觉。坏人犯罪，无辜者受过。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对我的惩罚始于坠机之前两个月又十七天，就从我起床那一刻开始。一睁开眼，我就伸手去揭奥贝德的被子，这是我跟他同住一室四年来的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弄醒。我摸到的是空空的床铺。我揉揉眼睛，看到的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浆得发硬的白被单搭在上面，就像一个哀伤的印度寡妇蹲在那儿。奥贝德不见了，那些家伙肯定要怪罪于我。

你可以因任何事情责怪那些穿军装的家伙，就是别责怪他们想象力太丰富。



禁闭区4059号文件

缺席者或无故消失者记录

附录1

准尉阿里·什格里的陈述

No.898245

主题：关于军校学员奥贝德·乌拉莫名消失的调查

陈述记录地点：巴基斯坦空军学校，学员禁闭区2号监室

我，准尉阿里·什格里，已故上校库里·什格里之子，在此郑重证实，1988年5月31日的值日军官是我。我于早晨六时三十分准时到岗，对“复仇女神”中队进行操前检查。查到第二排时，我留意到我所佩指挥刀的系带松了。我想把它系紧，谁知它反而脱落了。我急忙跑回营房去取备用带，一面回头大声叫着要学员阿蒂克替我继续检查。我还命令他们记下了当时的时间。我翻遍了衣柜，没找到备用带。我注意到奥贝德学员的衣柜是开着的。他的佩带应该就在衣柜里，在第一格右边角落，那顶饰穗老长的高筒帽后面。匆忙之中，我没有注意到他的衣柜里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但我确实注意到，他贴在柜门背后的诗不见了。我对诗歌没什么兴趣，只是因为奥贝德是我的室友，我了解他的习惯，知道他每个月都会换一首新诗贴在柜门后，但在每周例行的寝室内务检查之前他会暂时把它收起来。因为《军校学员行为准则》并未涉及在衣柜里张贴诗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及早报告此事。六时四十三分，我赶回队伍集合处，只见学员们一个个像印度人似的盘腿而坐。我让他们赶紧起立，并提醒阿蒂克，把打坐作为对学员的惩罚是不合法的，身为中队的临时指挥官他应当熟悉有关条例。但后来我还是表扬了阿蒂克，奖赏了他一条红绶带并记录在案。

我已来不及点名，因为距出操只有十七分钟时间了。我下令跑步向食堂前进。为了今天的“无口令演练”我特地佩戴了指挥刀，可跑起来就不方便了。我跟在队伍后面，为了便于迈步，一手握着刀鞘，让它离大腿足有六英

寸远。“二副”（我们的第二副中队长）骑着他的雅马哈经过，看到我们便放慢了车速。我命令全队向“二副”敬礼，他没有回礼，而是就我别扭的跑姿开了句玩笑。他取笑我的原话就不便具体转述了，之所以记下此事，万一接受讯问时有人怀疑我当时没跟中队在一起，也好有个证明。

我给了“复仇女神”中队四分钟时间用早餐，自己则待在食堂外的台阶上，把今天训练要用的肢体指令在脑海里再过上一遍。这是借调来指导训练的班农中尉教给我的。虽然这样的训练指挥员不用语言，但还得在心里可着劲儿高喊口令，当然，得注意别发出声来被旁边的人听见。我正默默念叨着，队员们已吃完饭出来集合了。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发现一个一年级新生的军衬衫口袋里塞着一片法国烤面包。我把面包掏出来塞进他嘴里，示意队伍向训练场正步前进，命令他做前滚翻，而且必须跟上队伍的步伐。

我让当天的值日中士带队去军械库领来了步枪。《古兰经》诵读完了，国歌也已奏毕。队伍被分成两行，值日中士跑过来问我为什么奥贝德不在——今天的训练本该他当领队的。我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他在队列里呢。

“他是不是请了病假？”中士问我。

“没有，中士。”我说，“也许请了，只是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别人就更甭说了。”

我耸耸肩，中士还想说什么，正好班农中尉走了过来，说训练场地已准备好了。有个情况我得在训练报告里记上一笔。班农中尉为无口令演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员们对此却并不欣赏。他们对他的训练方法颇有怨言。他们不明白，到接受检阅那天，再没有什么比无口令演练更能吸引老百姓的了。班农中尉是布拉格堡的训练指挥，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多着呢。

训练结束，我去了趟医务室，但没见到奥贝德的人影。走出医务室，倒是碰上了那个一年级新生，正在那儿候诊，军衣前襟上沾满了呕吐的面包。他起身向我敬礼，我喝令他坐下。这家伙，真是丢人现眼到家了。

性格塑造课已开始，我没去教室，而是回到了宿舍。我让我们的洗衣工斯塔奇帮我补好刀带，自己则抓紧时间上床休息了一会儿。我还翻检了奥贝

德的床铺、床头柜和壁柜，希望能看出点蛛丝马迹，推论出他去了哪儿。结果是一无所获。奥贝德一年级时就曾在学院组织的个人内务竞赛中获过奖，他的壁柜收拾得井井有条，完全符合宿舍管理条例的要求。

这天余下的课我都去上了，都有我的考勤。区域地理课讲的是塔吉克斯坦以及伊斯兰教在该国的复苏。到上伊斯兰教课时，却让我们自学，原因是我们的授课老师毛拉纳·希德雅图拉刚进教室，就听见几个学员在唱歌，唱的是当地流行的婚礼歌曲，歌词却被篡改得下流不堪。

我是在下午训练时得到命令的，要我火速去副中队长办公室报到。我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便赶了过去。

“二副”质问我，上午训练时奥贝德学员不在，为什么却没给他打缺席。

我告诉他我没点名。

他问我知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我回答说不知道。

他问我去过医务室后，到下午上课之前这段时间我在哪里。

我据实作了回答。

他命令我自己去拘留室报到。

我去了，在拘留室值班的学员让我在监房里等着。

我问他是不是要把我关起来，他避而不答，却打着哈哈讲了一通笑话，笑话的对象是监室里床垫上的大眼小洞，具体内容就不便在这里陈述了。

约莫半个小时后，“二副”来了，通知我已被严密看管，他将就奥贝德学员失踪一事对我进行讯问。他警告我，如果不说实话，他就把我移交给情报部门，他们会拴住我的睾丸把我倒吊起来。

我向他保证一定全力配合。“二副”审问了我一个钟头又四十分钟，问奥贝德平常的活动规律，问我和他之间的关系，问我在所谓“导致他失踪的那些日子里”奥贝德的行为举止有否异常。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如实讲了。讯问快结束时他出去了一会儿，五分钟后回来，拿着一叠纸一支笔，要我把今早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还要详细写明我最后见到奥贝德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离开监室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问他我还可以参加训练，因为无口令演练是为迎接总统一年一度的检阅而特地准备的项目。我还请他转告班农中尉，虽然身陷囹圄，我还是会坚持不懈地温习指挥要领。

“二副”讲了个发生在布拉格堡军营浴室里的笑话，是关于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条肥皂的故事。我觉得我不应该笑，所以也就没笑。

现在我郑重说明，我是在奥贝德消失之前那个晚上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当时他躺在床上，在读一本英文诗集。书是红色封面，画着一个拉长的人影。书名我不记得了。熄灯后我听见他大声武气地在唱一首印度歌曲，我要他住嘴。我睡着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他仍在低声哼歌。

早上起来我就没见过他的人影，而我这一天的活动都已在下面签名的那位监督之下作了详细陈述。

最后我再次声明，在奥贝德学员无缘无故消失之前的几天里，我没注意到他的行为有任何异常之处。他消失前三天还因为积极参加餐后文娱活动得到了绿绶带的奖励。他还约我周末一起出去，吃冰激凌，看一部叫做《鹰击长空》的电影。如果说他开小差是早有预谋的，那至少他从没对我，据我所知也从没对其他任何人透露过。

请容我斗胆请求，解除对我的监管。这实在没道理。就算晚上不放我回寝室，也希望允许我指挥白天的训练，要知道，明天战斗的胜败取决于今日的练兵。

陈述者监督者签章

巴基斯坦空军学校X中队第二副中队长 卡里穆拉



生命掌握在真主手上，但是……

Life is in Allah's hands but...

空军学校的那些中队头儿们都一个德性，以为只要把你往禁闭室一关，把臭烘烘的嘴巴凑近你的耳朵，扯着嗓门儿用下流话骂你的母亲，你就会问什么招什么了。总的来说这是个倒霉的群体，名为队长却没有队伍可供他们领导。怪只怪他们自己缺乏领导才能，在仕途上半道止步，前途一片渺茫。只是在有训练项目时还有点差事可干，名为长官，其实已沦为永久性的钟点工。从他们的裤腰带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境况，一律都系得很低，紧紧兜住腹部的赘肉。或者，你也可以注意一下他们的贝雷帽，都戴得特别仔细，为的是遮住头上亮晶晶的秃顶。他们升官无望，随时都可能被送去业余MBA班，靠养老金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那个拿我泄愤的家伙，你瞧瞧他别在军衣口袋上方那些水果渣色拉一样的东西，他的全部人生就都写在上面了。唯有那枚业已褪色的伞兵证章是靠行伍生涯挣来的。第一排徽章是自动别上他胸前的，因为都是些人人有份的玩意儿：独立四十周年纪念章、中队周年纪念章、今天我没手淫奖章。第二排，是对他当官辛苦的嘉奖。其中一枚是嘉奖他组织了一场壁球比赛，还有一枚是嘉奖他积极参加了植树周的活动。那个把臭嘴凑在我耳边骂我母亲的混蛋还赢得了一次免费去麦加的机会，胸前也就多出了一枚朝圣纪念章。

正应了奥贝德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真主慈悲，真主慈悲。哪怕你是只猴子，也会赏你一名美女。”

“二副”这辈子虚度的光阴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还在这儿徒劳费神，企图用他那熏人的口臭和歇斯底里的叫喊把我打垮。难道他不知道，他灌进我耳朵里的脏话，有些正是我的首创？要论收拾人，难道他没听说过如雷贯耳的“什格里方式”？难道他不知道，以前的我常在半夜三更被别的中队邀

请过去，只消三分钟时间谈谈有关其母亲的话题，就准保令那些新兵蛋子放声大哭？现在离总统一一年一度的检阅只有几周时间了，这么跳着脚骂我的老娘，难道他还真的以为能助他升官晋爵？

道理很简单：一个好士兵早已练就一样工夫，对这样的辱骂能做到充耳不闻。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说关于你母亲的脏话时，其实绝对没有当真——我敢肯定也并无欲望——想要照他们所说的去做。他们之所以这么连珠炮似的叫嚷不过是出于惯性，而且觉得很酷，绝对没有赋予其任何想象。

“你娘”的“娘”字响雷般灌进你的耳朵，还会在你脑海里震动好一阵子。但也就如此而已。你那可怜的娘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呢。

要是这点噪音就能把你击垮，那你还不如就老老实实待在你那小小的山村，帮你老爹放放羊，或者去学医，将来当个大夫，那就能享受到你想要的宁静。而作为一名士兵，首要的就是要能扛得住噪音；你要是一名军官，大嗓门更是你最重要的进攻武器。

除非你是在无口令演练队。

瞧瞧清晨的练兵场上，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指挥？谁在发号施令？我国当兵的有一万多人，从一亿三千万国民里选拔出来，经过严格的心理和生理测试，能够最后过关的只占报名者的百分之一。我们这些“民族的精华”——他们随时都在这样提醒我们——来到军营后，是谁在领导我们？是嗓门最大的那一个，声音最大的那一个。这个人从胸腔里爆发出来的口令声，足以惊飞树上的鸦群，足以令反应最迟钝的士兵把腿抬得老高，以至于当他们顿脚立定之时，足以让地球抖上三抖。

至少我是这么相信的，当然，那是在班农中尉到来并把无口令演练的理念灌输给我之前。“喊口令的训练只不过就是——训练而已，”这是班农常挂在嘴边的话，“而无口令指挥却是艺术。靠喊口令指挥训练，哪怕你喊破嗓子，也只有一个中队的兵能听见。而你用内心里的口令指挥时，上帝都听得见。”

尽管班农并不信神。

不知道他会不会来看我。不知道他们允不允许他来探监。

“二副”操我老娘操累了，几乎是在恳求我，恳求我别那么不明事理。

我知道，他马上又要搬出“民族精华”那套屁话了，赶紧收紧腹肌。我可不能呕吐在这里。禁闭室这么狭窄，还不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呢。

“你是我们民族的精华，”他摇摇脑袋，“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我刚向上级推荐了你，给你颁发荣誉之剑，而且会由总统亲手颁发。你有两个选择：四周之后光荣毕业，或者像托尼·辛格那样在鼓声中滚出校园。就在明天。啪，啪。大家鼓掌。托尼式的下场。”他双手合十，就像印度电影结尾常见的动作。

他们就是这样收拾托尼·辛格的。敲着鼓把可怜的家伙轰出学校。我一直都没想明白，托尼·辛格在伊斯兰共和国空军学校究竟做错了什么。认识托尼·辛格（或者叫做托尼长官，因为他比我们要高出六个年级）之前，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名叫托尼的是邻居家的一条狗，读到过的唯一一个姓辛格的是历史书中的人物，一位独眼的印度土邦主，两百年前旁遮普的统治者。我想，总有那么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你们，不论你叫托尼还是叫辛格，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罢了。

托尼·辛格就被蒙在鼓里，就因为有一台收音机在宿舍里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就要将他以间谍罪论处。托尼辩解说他的收音机是用来收听流行音乐排行榜的。他们决定对他从轻发落，以所作所为有悖军人身份为由头，擂着鼓将他逐出军营。

一个落落寡欢的鼓手——这位军士在空军学校待了一辈子，永远都扛的是最大的那面鼓，你叫他怎么高兴得起来——在前面开路，咚，咚，咚，一直保持着进行曲的节奏。我们一千多名学员分列在从禁闭室到学校大门的雄鹰路两旁。

一声令下：全体稍息！

被关了两天两夜的托尼·辛格从禁闭室里出来了。他被剃了个大光头，依然穿着军装。他昂首而立，目不斜视。

又一声令下：全体鼓掌！

掌声稀稀拉拉。“二副”取掉托尼的皮带，摘掉他的肩章，然后凑近他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只见托尼长官跪了下去，双手着地，来了个前空翻，光头竟没挨着地面。